

WANGSHIYING
NAXIXUELUNJI

纳西学论集



王世英

白庚胜 和自兴◇主编

纳西学丛书

王世英◇著



民族出版社

纳西学丛书

白庚胜 和自兴◇主编

和仕勇◇执行主编

王世英◇著

WANGSHIYINGNAXIXUEJUNJI

纳西学论集



王世英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世英纳西学论集/王世英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2
(纳西学丛书/白庚胜、和自兴主编)

ISBN 978 - 7 - 105 - 10639 - 4

I. 王… II. 王… III. 纳西族—民族文化—中国—文集
IV. K285.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6660 号

策划编辑:罗焰

责任编辑:罗焰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网 址:<http://www.mzcbs.com>

印 刷:迪鑫印刷厂印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200 千字

印 张:7.25

定 价:30.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0639 - 4/K · 1906(汉 1038)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编辑室电话:010 -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010 - 64211734

王世英业务自传

自1982年2月在云南民族学院获文学学士，被分配到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巴文化研究室（现改为东巴文化研究院），从事“救人、救书、求学科”的纳西东巴古籍翻译工作。

在从事这项工作的22年时间里，对东巴文化从陌生到熟练准确地翻译东巴古籍，翻译出版了124种东巴古籍译著，分别收入《纳西东巴古籍译注》（一）（二）和《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的第10、11、12、13、14、15、92、93、94、95、96、97、98和99卷里。同时校译130多种东巴古籍译注。《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荣获了第五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

除正式出版的而外，东巴文化研究所以内部资料形式油印了我翻译的《请八只眼考如神》、《请盘神威风神和东巴什罗》、《请鬼安鬼》、《超度“寇寇多居”毒鬼》（卷首）等东巴古籍。与东巴文化研究所其他同志合作，共同选编了《东巴经书专有名词选》、《东巴经专有名词汉译用字规范》（油印本）。

在翻译东巴古籍的同时，本人曾参与对丽江县图书馆所藏的5000多本东巴经书进行分类编目。曾组织五位老东巴到云南省图书馆、省博物馆，对两馆所藏的1000多本东巴古籍进行识别和分类编目。曾与一位老东巴和所里四位同事到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博物馆、古籍办，对他们所藏的东巴古籍进行识别与分类编目，同时对东巴文化研究院收藏的近千种东巴古籍进行了

编目。这些工作的成果都收入《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纳西族卷》里，这为弄清我国的东巴古籍情况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目前除台湾省所藏的东巴古籍尚不清楚外，已基本弄清国内所藏东巴古籍的情况，为将来编写世界各国收藏东巴古籍总目打下了基础。

参与《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纳西族卷》的条目编写和编辑。

与日本技术评论社合作，在日本出版了《东巴象形文字计算机图像化》一书，书中的东巴文都是由本人翻译。

参与云南省社科规划“九五”科研课题《纳西族东巴教资料的抢救与整理》，负责《延寿仪式规程》与《占卜仪式规程》的整理。

在《纳西族东巴古籍译注全集》出版过程中，本人为前 50 卷作了详细认真的原文与译文的校订工作，为保证《全集》的质量作出了贡献。

自 1993 年 4 月以来，为美国国际训练学院和云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美国学生举办每年两期的讲座，到今已办 20 多期讲座，被他们聘为“教授”。

与云南省中医学院一同完成省教委的《纳西东巴医药学》的课题。

本人曾承担省社科课题《纳西东巴占卜典籍研究》，现已完成，并由云南民族出版社于 2008 年出版。

与东巴文化研究院两位同事共同承担云南社科院课题《纳西族古代历法研究》。

参与了东巴文化研究院培养东巴传人的工作，负责指导东巴传人的学习和提供东巴经书，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组织东巴传人举行东巴仪式，让他们在实践中成长。

参与纳西东巴古籍申报“世界记忆遗产”的工作，撰写申

报材料。2003年8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一百卷中的东巴古籍列入了“世界记忆遗产”之中，使东巴文化倍受世人瞩目！

在搞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指导到我院来学习和完成博士论文的国内外学生，如北京舞蹈学院硕士研究生冯莉对东巴舞蹈的研究、意大利博士研究生对东巴占卜和桑尼巫师算命的研究等。

在抢救东巴古籍的同时，本人还注重作田野考察，对川、滇交界处的纳西族地区作过全面的民俗与宗教的考察并写出相关的调查报告。

通过20余年在东巴文化领域里探索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向各种学术会议提交了10余篇论文。具有了在这领域进行研究的组织管理能力，既能独立完成研究课题又能组织其他研究人员承担课题。

致力于纳西学的崛起(代序)

白庚胜

两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一位朋友在看到我的
小文《纳西学发凡》后,决定将它投稿于该所一本相关专业杂志发
表。谁知该杂志的一位“权威”竟说什么“纳西学何有之?”听到这
一信息反馈,我心怅然,既忿然于这位权威之傲慢,同时也感慨纳
西学学科建设之迟滞。

感愤之余,我并没有停止思考与行动。在从中国社科院
调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及分党组书记后,我利用工
作之余穿行于首都北京与全国各地,尤其是昆明、丽江、迪庆等地
纳西学学者及纳西族官员、实业家之间,决定组织一套纳西学丛
书。在我的设计中,这套丛书包括30部国内外较有影响的纳西学
学者的学术专集。

正如广大读者将从这套丛书中了解到的那样,纳西学的发展
历程艰难备至。它的起步一般可以锁定在19世纪60年代至20
世纪30年代初。那时的纳西学以西方学者、传教士、军事人员游
历纳西族地区,并收藏东巴经典,翻译有关文献片断,发表有关介
绍文章为主要特点;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末,纳西学粗具
规模,刘半农、董作宾、李霖灿、陶云逵、罗常培等内地学者开始关
注纳西族历史、语言、文字研究,纳西族学者杨仲鸿、方国瑜、赵银

蒙亦接踵于后,进行多领域的探索。无论是其田野调查、文物收藏还是专题性的研究,都成果迭出。在国外学者中,被誉为“西方纳西学之父”的洛克以独居纳西族地区 28 年的传奇经历,以丰富的纳西文物收藏与传播,以深刻而全面的纳西文化诠释,在纳西学领域渐入佳境;从新中国成立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洛克在国际纳西学界独领风骚,并影响、育成了欧、美、日等国的一批纳西学新秀。这一时期,与之失去联系的我国纳西学界仍在踽踽前行,和志武、周汝诚、和发源等先生成为传递薪火的骨干力量;60 年代至 70 年代末,尽管仍有雅纳特、杰克逊等人活跃于学界,但一代宗师洛克的去世使西方纳西学跌入低谷,国内的纳西学更是遭受浩劫,纳西文化生态遭受全面破坏,这是纳西学的全球性低迷时期;从 80 年代初至 21 世纪初年,纳西学进入全面复兴时期,《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的翻译出版、国际纳西学学会的成立、国际东巴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的举办等盛事都集中出现于这一时期。

对纳西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这一问题,我已在《纳西学发凡》一文中作过这样的表述:“纳西学,就是以纳西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实践上,它贯穿古今;在空间上,它横跨东西。它既包括对纳西族的本体性研究,也包含这种研究本身。就前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的生存环境、存在历史、生活方式、精神信仰、组织制度、艺术创造、技术成就等都不纳入其视野之中;就后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者与成果、历史与活动、机构与组织都囊括于其内。”对于这一判断,我至今认为比较科学、正确,它同时也被学术界所接受。因此,编纂这套纳西学丛书的冲动之一,就是为了进一步为纳西学立名、正名,并全面、系统地展示纳西学的内涵。当然,这只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继续丰富、发展它的

使命已经历史性地落在后来学者的肩上。

当这套丛书即将问世之际,纳西族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方面,固守万古的民族保守性已经被击破,发达的交通已突破铁甲山的阻绝、金沙江的割断,使“丽江口袋底”的神话不再;快捷的通讯将古麽些人的后裔编织进全球现代信息网络之中,靠古老的象形文字及口传心授维持独立的知识系统已难以为继;农民转变为市民、乡村开发成城市的社会转型风驰电掣;以追求超额利润为目的的一库八站建设将一改玉壁金川的原生形态;每年400万的游客正在改变着丽江的一切;不断变化的行政区划,使纳西族的生存空间从汉时的六江流域退居三江并流区,继而兰州立县、拖支并维、迪怒建州、行署改市、丽江县裂身为二。从自然到社会分错杂然,到处都在发生急剧变化;由社会进而至主体光怪陆离,一切都在解构与重组。这便是纳西学今天所面对的现实,这也是纳西学学科的生长点。或许过于苛刻,但纳西学必须回答纳西文化生死存亡的问题,决不能陶醉于古乐、古城、古文字带来的荣耀,更不能沉迷于现代社会的犬马声色、“安乐死亡”。

纳西族社会的阵痛或许正是纳西学的荣幸。阵痛,所以产生刺激,有了问题意识;阵痛,所以有新的思想诞生,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已经走过的历史岁月里,纳西学已经产生《麽些研究》、《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英语—纳西语百科辞典》、《被遗忘的王国》、《纳西族象形文字谱》、《活着的象形文字》、《纳西族史》、《纳西族文学史》、《麽些研究论文集》、《东巴神话研究》等标志性成果,产生了巴克、洛克、雅纳特、山田胜美、君岛久子、西田龙雄、方国瑜、李霖灿、和志武、郭大烈等大家,涌现出戈阿干、杨世光、和钟

华、李国文、王元鹿、詹承绪、王承权、刘龙初、喻遂生、杨焕典、伊藤清司、林向萧、王超鹰、蔡华、杨福泉、和少英、拉木·嘎吐萨、李近春、白西林、杨德鋈、余嘉华、諏访哲郎、和发源、木丽春、杨正文、李静生、王世英、李锡、李海伦、杨海涛、陈烈、赵心愚、白郎、和力民、习煜华、李丽芬、和宝林、和庆元、和云峰、和品正、牛耕勤、木基元、木仕华、周智生、冯莉、孟彻理、生明庆二、斋滕达次郎、村井幸信、荒尾丰、黑泽直道、杨杰宏等学者，成立了国际纳西学学会这样的组织，创办了《国际纳西学学会通讯》这样的杂志，出版了《纳西东巴古籍译著全集》这样的经典，举办了国际纳西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这样的会议。由此我们也可以坚信：未来的纳西学将在更广的学术视野、更细的专业分工、更大的学科综合、更细的理论分析、更多的民族与国家参与、更先进的科技手段利用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得到推进，并产生新的学术成果，推出新的学术代表人物，创造出新的学术辉煌。

学术需要积累，学科也需要积累。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骄狂自大，且让我们都来做纳西学的积累工作。纳西学存在的证明只能是实力：实实在在的队伍，实实在在的成果，实实在在的资料，实实在在的工作。

按照丽江市市委书记和自兴同志与我确定的原则，这套纳西学丛书就其作者而言，不分中外，不别纳汉，凡在纳西文化研究中成就突出者均在入选行列；就其范围来说，除文学创作以外的纳西学论文、评论、调查报告、译文都择优辑入；就其目的来说，完全是为了对纳西文化研究进行梳理，结构纳西学的框架，提炼纳西学的方法，唤醒纳西学学科建设的自觉，确立纳西学的主体。

组织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显然需要多方面的支持，尤其需要纳

西族学术界的参与。有幸的是,我的初衷得到了同仁们的响应,更得到丽江市古城管理局及其局长和仕勇的襄助。最难忘的是得到民族出版社及罗焰女士的帮助,得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旅游文化专业委员会李有生秘书长、李莉副秘书长的慷慨扶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真理又一次得到证明。

我坚信,总有一天,纳西学必将成为与藏学、蒙古学等学科并驾齐驱的显学,我的后继者将不必再为“权威们”怀疑纳西学的存在而备感屈辱。到那一天,纳西学将不再是一个模糊的存在,它的文字、训诂、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地理、宗教、军事、辞书、艺术、社会、医药、天文、技术、生态、民俗等分支学科都将一一形成,并向更深入、更细致的层次发展。

2006年5月13日于北京寓所

王世英业务自传	1
东巴神话与族源	
——纳西族源于古羌说质疑	1
四川木里县俄亚纳西族乡大村调查	8
东巴文化中的纳西古代诸文化探析	93
东巴文化中的纳西古道德	112
从东巴文看原始宗教对文字发展的作用	123
正本清源	
——对东巴文化研究中的	
一些问题的辨析	131
丽江古城的形成与发展	144
详说纳西族的巴格图	151
“纳”系群体各支系的同与异	168
东巴占卜典籍中反映的纳西族天文历法	186
后 记	216

东巴神话与族源*

——纳西族源于古羌说质疑

一提到纳西族的族源，大多数学者专家，根据汉文献有关羌人的记载，认为纳西族源于古羌人，这在学术界里似乎已成定论。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以纳西族聚居的丽江为中心，相继发掘出许多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出土文物。

在纳西族的东巴文化中，有许多与人类发展密切相关的原始神话。笔者在参加翻译东巴经典工作中，读着东巴文化中的原始神话，想到纳西族源于古羌人之说，想到出土文物。本文就把看到的和想到的联系起来，作一些探讨，以求教于专家和学者。

一、关于丽江一带的出土文物

在南迁的古羌人之前，丽江是否有人类在活动呢？

1960 年，在丽江木家桥发现三根人类股骨及动物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工作队到现场调查，并进行研究，鉴定

* 本文原载《东巴文化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人骨化石，有两根属于同一个体的左、右股骨，化石程度很浅；另一股骨化石程度较深，可能属一男性遗骨。动物化石中有斑鹿、水牛和云南早已灭绝的犀牛。值得注意的是，一根鹿角上有钻孔痕迹，孔未钻通，系是当时人类用过的工具。“丽江人”便是以丽江木家桥发现的三根人类股骨化石而命名的。

1975年，在木家桥又发现一具头骨化石，这具标本呈灰褐色，骨壁较薄，体积较小，从许多体质特征判断，这是一具少女头骨。^①

我国科学工作者的研究表明，“丽江人”具有明显的原始黄种人特征，他与我国北京山顶洞人都是同属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②

丽江人的发现和研究意义重大，说明远在几万年前，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原始黄种人就已经分布在祖国西南边疆了。

1957年在离丽江七十余公里的剑川县海门口发现的早期青铜，所有报道和研究文章都认为它属铜石并用时代。用同位素源X光荧光仪对该遗址铜器作分析后，发现它与我国中原地区和其他地区遗址的检测结果有明显差异，再结合遗址内出土的制造铜钺的石范，可以进一步确定这批青铜器为当地制作。^③

从以上所列举的出土文物可以看出，丽江一带早有古人类在繁衍生息，古人类的后裔与当地各民族的形成是否也有必然的联系？如果只渊源于南迁的古羌人，那么，丽江人的后裔又跑到哪里去了呢？历史上任何一个民族的形成，都有一个融合的过程，这就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种状况。是南迁的古羌人融合于丽江人的后裔之中，还是丽江人的后裔融合于南迁的

① 见《云南文物古迹》，4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

② 见《云南文物古迹》，5页、27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

③ 见《云南文物古迹》，5页、27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

古羌人之中？我们可以从纳西族东巴文化中的原始神话中作一些探索。

二、关于火的来历的原始神话

有关开天辟地、万物由来的原始神话，应该是人类最古老的神话，东巴文化中也有许多这样的原始神话。而最令人感兴趣的就是关于火的来历的神话：

不知道火的出处和来历，
就不要议论火。
发出“欠朗各罗”声的雷，
是火的祖父。
地上弧光耀眼的闪电，
是火的祖母。
火的父亲是布恩肯恩，
火的母亲是沙乘怒纳，
产生出一位火的儿子崩乘鲁拉。
火是用石头来请，
石头的父亲，
产生在神的大白山岩间，
石头的母亲，
产生在海里。

——东巴经《丁巴什罗火化经》

在这个神话中，“火”还有祖父祖母，还有父亲和母亲，重新燃烧的“火”称为“儿子”，把火也看成是一种活物。但如果仔细予以分析，它实质上是反映了纳西族先民使用自然火与人工

取火的历史。

人类最初使用火这种自然物，有的来自自然之火，有的来自雷击所引起的火。纳西族的关于“火的来历”，便是雷击所引起的火：雷是火的祖父，闪电是火的祖母。火的父母的名称，就是火种保存的反映。火的父亲叫“布恩肯恩”，母亲名叫“沙乘怒纳”，“布”是“堆”的意思，“肯”是“焖”的意思，“恩”是“好”之意。“布恩肯恩”，就是把火“堆好焖好”的意思。“沙乘”是“木柴”之意，“怒纳”是“嘴黑”的意思，“沙乘怒纳”就是指“烧剩的木柴”，因柴头是黑的，故指“黑嘴木柴”。按一般生活常识，把燃烧的柴火用灰焖好，即可保存火种。很显然，火的父母的名称，反映的是火种保存的过程。火的儿子叫“崩乘鲁拉”，“崩”即为“栗”，“乘”为“枝”或“叶”的意思，“鲁拉”为“四射”之意，“崩乘鲁拉”就是栗枝或栗叶燃烧起来，光明四射。这表现的是新生的火。所谓“火是用石来请”，反映的便是人工取火。但由于纳西族先民的思维是原始的思维，把火也看成是有生命的东西，故用了“请”字。

从火的出处和来历的原始神话可以看出，纳西族的先民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是从大自然中获得火种，掌握了保存火种的方法，也产生出与这有关的原始神话。通过原始神话，在努力地反映他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总结劳动经验和生活知识，并用以指导生活。如果纳西族的先民没有经历过这一历史过程，那么，反映这一历史的原始神话便不可能产生，并记录在古老的东巴典籍中。

关于“火的出处和来历”的原始神话，是出自被称为纳西族源的古羌人，还是出自活动于丽江一带的丽江古人类及其后裔？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已经具有大量迁徙条件的古羌人，他们已处于游牧部落的时代，已不是处在产生“火的来历”